

纪录片《不老人生》有一集主角是焦晃，年逾八旬，依然风度翩翩、声如洪钟，“莎剧王子”的神采不减当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跟随老人抚今追昔，心绪跌宕起伏，一如欣赏他在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表演，韵味醇美，余韵悠长。

片中有一个细节，“书还是要读的”，焦晃边说着，边从书架上抽出一册，擦亮台灯，读《秋声赋》。镜头扫过他的书架，在古朴的书橱之上，林立着斑驳泛黄、厚薄不一的旧书。书脊被岁月剥蚀了色彩，纸页被时光夺去了光泽，一如身手不再矫健的主人，带着饱满的沧桑味道。

兀自猜想，那些老旧的旧书，应该默默陪伴了焦晃六十年的演艺生涯，甚至可以追溯到求学时光。有多少个静谧夜晚挑灯苦读，有多少次演出间隙翻阅搜索。艺术家在对书的反复摩挲中汲取着滋养，书籍散发的浓郁芬芳也在润泽艺术家的思考。书与人，勾勒出一幅多么和谐的画卷。此时的老书，不就是一个个老友吗？不离不弃，相知日深。无事时静坐，相对亦无言。

纵览人生与书的友情，或浓或淡，或近或远，品咂玩味，感慨良多。

初涉职场，书是年青人入世的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广交朋友，多多益善。那些世界名著、文豪全集、经典文丛等等，手头宽裕，便悉数购进；至于流行时尚、榜单推荐、坊间畅销等等，更是趋之若鹜，先睹为快。购书如交友，这时候对待朋友来者不拒。兴之所至，呼朋引伴，群策群力，蔚为大观。当然，朋友多了难得一一招呼，可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许多朋友，也就泛泛之交了，其淡如水亦如风。

人到中年，书成为渐行渐远的老朋友。彼时，事业爬坡，事务繁多，劳力费神，难有闲暇；抚养儿女，操持家庭，七零八碎，难有心情。“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不仅结交新朋友的时间率慢了下來，与书橱上的老朋友也是少有谋面、鲜有联络，更难奢求深夜相交、促膝晤谈。除非那些专业书籍，为稻粱谋，超越友情，成为“亲情”。更多的书籍束之高阁，无奈蒙尘，正如久未联络的朋友，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及至年年渐长，交新友的热忱已然减退，经过岁月的淘沥，时事的检验，真正的朋友已屈指可数，更愿意找了以前的书来读。偶然在泛黄的书页之间，发现当年夹放的一柄银杏叶，就像遇见朋友多年前互赠的信物，不免怀想良久；有时看到以前的圈点与批注，就像重温老友的默契往事，愈加深以为意；更多时候，负喧捧读，是于我心有感戚焉的欣然会意，是知我者吾友也的醍醐灌顶。

很庆幸诸多老友相伴，他们是论语，是老庄，是唐诗、宋词，是三国、红楼，是苏东坡和归有光……偷得浮生半日闲，不拘场所，可坐可卧，随手翻开，率性而读。有时撷取三言两语的感悟，有时品尝通篇卒读的酣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有老友在，人人皆可尽享“不老人生”也。

唯美书签

阅读

杨福成

阅读，是一种静美的享受。

一个人在阳光下，一个人在灯光下，一个人在柳荫下……捧一本书，慢慢读，景色会出现在眼前，景色会出现在心里，景色会摇曳在蔚蓝的天空……

这种美，这种享受，是不可言表的。阅读是个人的事儿，阅读是心灵的安抚。

没有人声的时候，闲暇的时候，郁闷的时候，捧上一本书，时光会静止，河水也会静止，云朵也会静止。

窗外的喧闹，树林里的鸟鸣，马路上的汽笛，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唯有文字，一丝丝，一行行，一篇篇，静静地入到心里，慰藉每一个饥饿的不安的躁动的细胞。

阅读，是指读书，但也不全是读指读书。阅读，是观心，也就算是阅读。

人生光阴数十年，有多少岁月是在路上啊？太多了，我们在路上，睁眼是所见，闭眼是所闻。

这一见，一回味，一琢磨，便是阅读。阅路之风景，读路之颠簸起伏。

阅世之历练，世是万物之总括，我们所经是万万分之一都不到，如何能入世能出世？

阅读。阅世间风云，读世道沧桑。仔仔细细阅读后，方知道世界之大，我之渺小。

人行一世，只有知道世界大了，知道自己渺小了，才知道敬天敬地，敬人敬事。

观心，亦是阅读，是对人心的阅读。要想读懂人心，先要读懂我之心。

我心想要什么，我心要给予他人什么，思量好了，再去想他人心中想了什么，他人安的是什么心？

不要将人心想得再好，亦不要将人心想得再坏。就像草木，朽了可能还会逢春，朽了可能就永远地朽了。

万事万物都有转移，人心亦然。阅读有很多种方式，阅读的内容有很多，但无非就是，心中有，阅读了，便是有；心中无，阅读了，还仍然是无。

不朽的铁道兵，永远的铁道魂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北京的往事创作。“在铁道兵司令部管理处工作近三年后，我又去了铁道兵设在江西的一个材料基地。这个材料基地是铁道兵最大、最老的一个材料基地。”王永明在创作谈中说，来到这个基地，会接触全国各地的人，这些人不仅把材料带来了，也把最精彩的故事带来了。

阅读《钢铁脊梁》，很容易就能在身边找到生活原型，这源于作者丰富的亲身经历。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显得真实。王永明在创作时，游走于文艺作品和报告文学的边界，内容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的风格却不刻板，活泼生动，极具生活之美。

主人公石一凡和他的战友们逢山凿路、遇水架桥，在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用简陋的装备，创造了一连串人间奇迹。这其中需要克服多少困难，背负多少压力，常人难以想象。创作有分量的文艺作品，需要作者把整个人的身心扎进去，充分融入到作品中。可以说，完成这6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再经过一次次删改，本身就十分不易。“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做好，做出色。”王永明的这句话，令记者备受感动。这就是铁道兵的精神。

在《钢铁脊梁》后记中，王永明写道：“四十多年前，作者去安康出差。当时襄渝铁路会战正酣，刚到陕西便看到山坡上排列着三十多具覆盖着白布的遗体”。这些遗体，让王永明永生难忘。从那时起，他便有了写一部铁道兵小说的强烈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存世的“老铁”越来越少，知晓铁道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成了王永明的心结。

从2009年起，王永明搜集素材进行构思，一刻不停地在创作的路上疾走。两次心梗，一次心脏手术，都没有阻挡他的脚步。用时8年，这部作品终于展现在大家面前。王永明生于1944年，如此年纪还能咬牙坚持创作，可谓初心不改。

在《钢铁脊梁》开篇的引子里，作者描写了黄帝与蚩尤在凤凰峪对峙的场面，又引用了《山海经》中的内容，为小说增添了神话色彩。有些读者不禁要问，既然是一部非虚构的小说，为何开篇要写神话小说引出正文？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这种开篇并不罕见。如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这被誉为“四大名著”之一的作品，描写了梁山好汉反抗欺压、水泊梁山壮大和受宋朝招安，以及受招安后为宋朝征战，最终消亡的宏大故事。如此历史化的题材，第一章回的描写却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其中，洪太尉放走妖魔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都走了，撒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翻无数。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这段可谓绝妙。在金圣叹改编的七十回版“古本”中，第一回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尽管金圣叹把原来的“禳瘟疫”与“走妖魔”部分并入了楔子里，但第一章回颇具神话特色的开篇，仍不可被忽视，具有重大功用。

《钢铁脊梁》的引子，描写同样精彩。“其中的梧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枝杈上常有青、红、绿、蓝、紫五彩绚丽的珍珠飞来栖息，亦不乏凤凰盘旋翱翔，筑巢繁衍”。王永明接受《文化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这部作品最初的名字是《五色土》。“五色土”指东北的黑土、鲁地的褐土等，意在表达铁道兵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脚踩泥土，胸贴大地。

了解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意图，引子里就能看出端倪了。这“五彩绚丽的珍珠”，正好是五色的，恰与后文的五色土呼应。在这部作品中，

博古架

法律为公，重势任能

贾朋举

命的商鞅，韩非法家思想，有着迥然的差别。同时，稷下学宫繁荣的学术争鸣，也使得慎到的思想受到了其他学派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慎子之所以被归入先秦法家学者之列，就在于先秦法家学者虽然思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点。第一，都普遍承认人性是“趋利避害”或“好利恶害”的，因此，应当利用好这一人性特点。第二，都推崇“法治”，倡导不别亲疏、不遗贵贱的“法律治国”。虽然他们使用的概念略有不同，如商鞅使用“任法而治”“缘法而治”，慎到使用“事断于法”“法不遗爱”，韩非使用了“以法治国”一词，但“法律治国”的主张都是一致的。慎到极为重视“法律治国”，他甚至提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的主张。

慎到由道家而入法家，因此其思想带有一定道家思想成分。慎到法家思想以“因循自然”作为哲学基础，“因循自然”就要顺应自然规律，尊重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要顺应人的这一天性，以应用于国家治理。而良好的国家治理，一方面要使人民对政府的法令措施、对执政者不产生怨恨，另一方面使人才得到重用，进而推动国家的发展。

那么，如何使人民对政府的法令、对执政者

不产生怀疑和怨恨呢？首先，慎到认为执政者必须确立“天下为公”的理念，“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其次，将“天下为公”的理念，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来实现，他反复阐释了自己“法律治国”的看法。“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愿望也”。

慎到认为，分配马匹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土地用抓阄的方式，并不说抽签、抓阄的方式有多高明，只是使用了这种公正的方式，民众就不会认为分配者有私心，就不会怨恨，可以达到“去私塞怨”的目的。如果任何事情都依照这种有客观标准的方式解决，并将这种客观标准固定化，上升为国家法律，然后严格执行，“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那么国家就可大治。如果执政者不推行法治，而诉诸个人情感、欲望，无故进行赏罚，就会出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的混乱状况。

如何使人才得到重用？慎到认为，把国家治理寄托在一两个人雄才大略、精力充沛的人身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短期可能有效但却是

点读

虞燕的海岛小说

苦李

有风时还可能好几天出不去，要是在岛上犯了事，那是铁定跑不掉的”。难怪被迫嫁到崂坊岛的桂花，干脆把该岛叫成年房岛。

在孤苦中长大的江薇步母亲后尘，母女俩都是被生活所逼。长大后，我就成你，这固然颇为无奈，令人扼腕，但“不如跳舞”，也是对苍白生活的抗拒。

丈夫继平出海捕鱼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六年来，月虹一个人拖着尚未成年的女儿，苦苦等待。想要团圆，真的好难。

依依来岛上开发美发，赚钱只为雇黑帮打人，被强暴又被冤枉的她誓要复仇。依依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面开早餐店的土著亚珍，则是群众的代表，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闲人和看客。

我注意到，虞燕的小说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不乏其人。文学源于生活。作者家境应该很平常，成长经历甚至有可能比较坎坷，底层小人物艰难地生活……这些必然影响到作品。

“黑嘴唇”至死都没能去心仪的孤儿院工作，虽然她“看过一本书，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座塔，塔代表着理想，它的存在就是引领我们在这这一生去做些什么”。汤小花喜欢唱戏，如痴如醉，她想偷偷跟戏班子走，终因“我”的出卖，没能成行。如同“黑嘴唇”，结局很惨的小花也是一个被损害的形象。“我”若不出卖，小花的未来会美如花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大环境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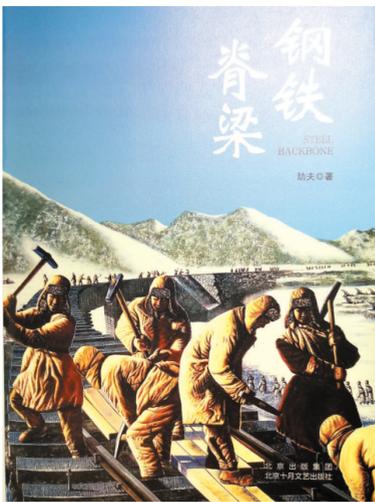
在那里。与其埋怨环境，不如改变自己，不过是一句说来轻巧的口号，现实是相当残酷的。“做自己喜欢的事跟体不体面有啥关系？做自己喜欢的事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汤小花的执念最终并没有帮到她。

但，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身陷培训机构初三男生张彬彬心里郁闷，画游得欢快的鱼。人都是有理想的，这分明是一种象征，请看彬彬寄给妈妈的明信片：“一尾小鱼正高高跃起，姿态灵动，悠然自得，绵延的海水蓝铺天盖地”。

阳光青年刘晓东自强自立，夜里摆地摊，“不偷不抢的丢什么人”，他甚至让重点初中即将退休的姚老师得到成长。

桂花迷上十字绣，绣的全是紫鸾鸟，“一种象征着自由、光明，还有爱情的花”。心底有真爱的她勇敢逃离年房岛，奔向幸福，“澄澈的眸子亮得能照见天边最后的彩霞”“敦实的身子轻快得如同一只小鹿”。

《一号码头》是一个小中篇。一号码头是海軍码头。岛上姑娘娟爱上山西籍战士王阳，两人海誓山盟，约定王阳退伍后，把信寄给仍在军舰服役的要好战友陈超，由陈超转交娟。娟差不多天天跑到码头询问，可是，几年过去了，娟没有等到阳哥一个字！他俩的感情绝对没问题，陈超作为军人也是可以信任的。一路悬念，



不可持续的，“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长处，因此执政者要有海纳百川、不择细流的气魄，擅于发现并利用他人的长处，这样就有使用不完的人才，“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每个人都想被赏识，进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如果执政者可以让人才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与成就执政者的事业合二为一，那么称王天下也就指日可待了。

重用人才，并不是一句随便说说，无需落实的空话。慎到认为，有位才能有为，因此十分强调势位的重要性。势位就是权位，就是权力、官职。慎到对势位的精彩论述，令人击节赞叹，以致韩非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大量引用慎到的文章。“故螭腾游雾，飞龙乘云，云雾蒙蒙，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到认为，行政管理的核心是权力，有效进行行政管理的核心，是充分的使用权力。有贤德但无权力，就无法履行职责，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首先应将精通法律、能够公正执行法律作为人才评定的基础；然后，把这样的人才选拔到重要的岗位，充分授予权力，严格依照法律治国，则国无不治。

“凡立公，所以弃私也”，一方面以“法律为公”的立法原则，制订公正的法律；另一方面，重用精通法律的能吏，以“事断于法”的执法原则，来实现立公弃私、“去私塞怨”的目的，则优良的国家治理就会出现。

《慎子》慎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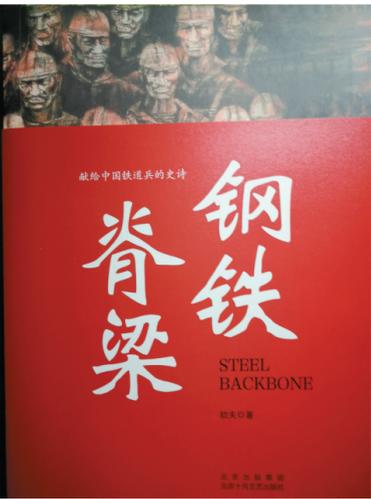
感觉太离奇。当读到最后得知真相，却信服。必须承认，作者很会讲故事。

虞燕另有8000字的散文《一号码头》，在公众平台发布后，当天阅读量就超过4000。有大量老兵转发。我就想到，虞燕既然生长于海岛，海岛是其得天独厚的资源，理应将海岛这篇文章做得更足。我甚至作如此展望：写散文，有北疆的李娟；写小说，有东海的虞燕。

海岛小说，舍我其谁！虞燕当有这样的气魄。

鉴于《理想塔》是难得的好看小说，多数人可能对海岛生活陌生好奇，我索性再买两本，送朋友。

《理想塔》虞燕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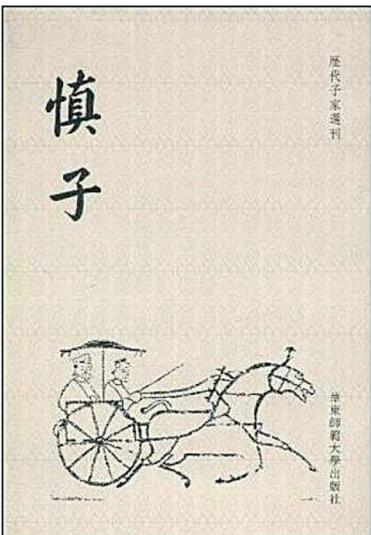


济宁籍作家王永明的长篇小说《钢铁脊梁》，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铁道兵部队和将士的作品，真实记述了铁道兵从初创到撤并的光辉历程，倾情讴歌了一代人的爱国情怀。这是一部献给铁道兵的波澜壮阔的史诗，也是讴歌时代，展现铁道兵精神风貌的佳作。

想写好单一兵种军旅题材的小说，有三个“必须”缺一不可：必须有真实的体验，或服役，或有长期驻军采访的经历；必须有写作的勇气，忍受身心双重痛苦的体力心劲；必须有广博的学识，将真实故事与艺术化创作有机结合。

毋庸置疑，王永明做到了这三个必须。1963年3月入伍，先后在铁道兵九师、十二师以及铁道兵司令部、后勤部直属单位服役，参加长白山森林铁路、北京地铁1号线施工，参与成昆、襄渝、青藏等铁路工程材料、机械设备供应的20年铁道兵经历，让王永明有了写作的素材和底气。

小说第一章《筑梦长白山》的创作，就是依据作者1963年初在大连铁九师训练基地完成新训后，编入铁道兵第44团，开赴长白山修筑森林铁路的经历完成。第二章《风雨京华》，依据



《慎子》一书为先秦法家大师慎到所著，该书大量章节已佚失，现仅存7章约千余字及部分逸文。从《慎子》仅存的文字也可以窥见，慎到“法律为公，重势任能”法家思想精彩、独到之一斑。

慎到被齐王礼聘为大夫，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和平、良好的环境，加之优渥的生活，使得慎到法家思想较为宽缓、平和，这与处在危急局势，赌上性命求变法，以富国强兵为人生使

在某个微信群偶然看到一个卖书帖，因为自己也曾出书卖书，便点开浏览。

先看到这一句：“这本书的责编说，如今卖书难，卖啥都比书好卖，说的是事实，不过我坚信，还是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喜欢书捧在手里的那种感觉，更何况，这是一本从内容到制作质量都还不错的书”。这个叫虞燕的年轻作者，为新出版的小说集《理想塔》做广告，质朴风趣，真诚坦率，当即对她有了好感。一个小姑娘，面对上千册书，想想都不容易，为什么不支持她一下。集子里的小说是最近两年写的，此前已在《安徽文学》《山东文学》等期刊发表，差不了。于是，邮购一本，并帮她把帖子转发到多个微信群。

《理想塔》很好读，全部十二篇小说，两天就看完。

虞燕来自东海，来自舟山群岛。她的文字地域特色明显，“弥漫着浓烈的鲜腥气”。她的比喻跟别人就不同，是这样的：“书包敞开大口，像一片鱼鲞在大风里翻飞，课本和作业本散落一地”。

生活在海岛，劳作艰辛，前途渺茫。男人最大的可能是当海员或渔民；女人则生儿育女，并且肯定要没完没了织渔网，“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笃笃地响起，单调却执拗”，她们熟练到可以盲织。“一天只有一班船可以出去放风，有雾

